

明代宁夏镇“水头”研究

徐 静

(宁夏大学 西夏学研究院, 宁夏 银川 750021)

【摘 要】作为水源地的“水头”是明代西北诸镇别具特色的人文景观。以宁夏镇为例,密布着至少50余处较大体量的水头,它们大多分布在标志着气候分界线的“边墙”附近,成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频繁互动的舞台之一。水头反映了当时自然生态尤其是地下水的分布与林木的涵养情况,也反映了不同生计的人群主动适应和利用改造我国西北干旱地区的曲折过程,更反映了历史上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各领域内的交流与融合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明代;宁夏镇;水头;民族交流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1)05-0084-12

Study on "Shuitou"(水头) of Ningxia Town in Ming Dynasty

XU Jing

(Institute of Xixia Studies,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21)

Abstract: As the water source, "Shuitou" (水头) was a unique cultural landscape in the Northwest towns in Ming Dynasty. Taking Ningxia town as an example, there are at least 50 relatively large "Shuitou", most of which are distributed near the "side wall" that marks the climate boundary, and become one of the stages for frequent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farming and nomadic people. "Shuitou" reflects the natural ecology during this period, especially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groundwater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trees, and it also reflects the tortuous process that people with different living methods actively adapt and use the northwest arid region of China, furthermore it reflect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of interaction and blending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military between the farming and nomadic people in the history.

Key words: Ming Dynasty; Ningxia town; "Shuitou";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farming and nomadic people

“水头”是一个古代词汇,多指河湾、水泉、溪流等水源地^①。在中国历史上,尤其在干旱少雨的古代西北,水头是具有政治、军事和经济价值的重要战略资源,尤其是战争年代,更是起到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作用。学界关于水头的研究相对薄弱,尚无相关的专题性研究。但在边疆地区水的利用问题上,学界已有所关注,如刘昭祯的《长城与水的关系研究》^②,胡英泽的《明代九边守战与生活用水》^③,张伟兵、耿

[收稿日期] 2020-10-24

[基金项目] 宁夏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明代宁夏镇水头研究”(20NXBZL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夏沿边地区界壕调查研究”(20XZS011);宁夏大学民族一流学科建设项目(NDMZZX2017001)

[作者简介] 徐静(1980-),女,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史学理论与北方少数民族史。

① 杨浣、付强强:《省嵬城与省嵬山》,《宁夏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② 刘昭祯:《长城与水的关系研究》,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③ 胡英泽:《明代九边守战与生活用水》,《史林》2009年第5期。

庆斋的《明朝军队在战争中对水的运用》等文章。刘昭祯提出了水是长城防御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分析河流、湖泊、沼泽等不同类型的水体在军事防御中发挥的作用为切入点,重点探究了历史上尤其是明长城从选址、选线、走向、构造作法等与水的关系问题,在不同的水环境中对水的利用方式,并分析了水环境变迁对长城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胡英泽重点探讨了明代边地军士与战马在行军作战与九边防守的状态下如何解决水源供应问题,得出了“制水权”的争夺影响战争的成败,军事活动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的结论。张伟兵、耿庆斋的《明朝军队在战争中对水的运用》更为具体地分析了明朝军队获取水源的方式以及明军将水作为武器在具体战争中的运用,明确水在军事战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指出“军事中的水问题是一项关乎国计民生和区域社会发展的社会问题。”^①学界的研究肯定了水源不仅是重要的自然资源,更是一种战争中特殊存在的战略资源。

古代文献对于北方水系已有详细的记载,在明代北方史志文献中多有水头的记载和标注,如《边政考》《万历朔方新志》《九边图说》《九边考》《蒙古游牧记》等,但是目前学界对此尚无专门的梳理与研究,也仅在考定历史上西北地区的地名中偶有提及,如杨浣的《省崑城与省崑山》一文在考证省崑城与省崑山的具体位置时指出省崑城水头是“兵家必争之地”。马洪远的《花马、北大二池考》对明代西北地区重要的盐湖陕西定边县的花马池和河套南部的北大池的沿革进行了探讨。水头在明代九边重镇均有分布,其中尤以专擅黄河之利的宁夏镇地域最为丰沛,沿宁夏镇边墙连续存在,有50余个,本文通过整理众多文献材料初次对宁夏镇水头的数量、分布和重要水头位置进行梳理,尝试分析水头在明代西北边镇的重要作用,力求探究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之间的交流、融合关系。

一、水头在宁夏镇的地理分布

明代宁夏镇位于明王朝的西北边陲,是九边中设置较早的军镇之一,其防区“东至省崑墩外境二百里,西至贺兰山境外一百里。南至庆阳府界三百六十里,北至西瓜山外境二百九十里,东南至延绥界三百五十里,西南至固原卫界四百里。”^②相当于今宁夏的中、北部及同心、盐池以及偏西的中卫等地区。历史时期宁夏镇有着优越且突出的地理位置,许论在其《九边图论·宁夏》中说,宁夏“镇城所据,贺兰山环其西北,黄河在东南,险固可守”^③,黄河与贺兰山是宁夏镇天然的军事屏障,“背山面河,四塞险固。中国有之,足以御外夷。”^④宁夏镇在防御蒙古南下侵扰中起到“捍御北虏,屏蔽中原”^⑤的重要作用。宁夏镇下辖7卫:宁夏卫、宁夏前卫、左屯卫、右屯卫、中屯卫、宁夏后卫及宁夏中卫,并辖兴武营、灵州、平虏城三个千户所及宁夏群牧千户所(今同心县)。辖地分五路,分别为东路后卫即花马池(今盐池县)、南路邵岗堡(今永宁县)、西路中卫(今中卫市)、北路平虏城(今平罗县)及中路灵州(今灵武市)。作为明王朝防御蒙古的最前沿,从宣德年间(1425)始至万历中期,分段在宁夏镇修筑了以长城为主体的明朝最有力的边防工程,先后沿河套—黄河—贺兰山一线修筑了东起花马池营东界,西至中卫镇关墩黄河北岸^⑥,呈“几”字型的长城,构成了“一带山河万里墙”的多层次、完整的防御体系,以防御来自宁夏东、北、西三面的游牧民族的侵扰。

宁夏有着“黄河襟带东南,贺兰蹲踞西北”^⑦的地理形势。黄河自中卫市南长滩入宁夏境,由石嘴山

① 张伟兵、耿庆斋:《明朝军队在战争中对水的运用》,《军事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

② [明]胡汝砺编,管律修,邵敏校注:《嘉靖宁夏新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9页。

③ [明]许论:《九边图论》,《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十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页。

④ [明]胡汝砺编,管律修,邵敏校注:《嘉靖宁夏新志》,第12页。

⑤ [明]胡汝砺编,管律修,邵敏校注:《嘉靖宁夏新志》,第58页。

⑥ 艾冲:《明代陕西四镇长城》,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第60页。

⑦ [明]胡汝砺编,管律修,邵敏校注:《嘉靖宁夏新志》,第11页。

市麻黄沟出境,本文以黄河为界,分别梳理黄河以东长城(河东长城)及黄河以西长城(河西长城)的水头数量及分布情况。河东长城包括建于明成化十年(1474)的“自黄沙嘴起至花马池止,长三百八十七里。”^①的河东墙,还包括成化十五年(1479)顺黄河东岸修筑的南接横城堡“河东墙”,向北延亘陶乐县境(今分属银川市和平罗县)直抵石嘴山黄河东岸的“沿河十八墩长城”^②,此边墙外紧接毛乌素沙地的西缘。这两段长城构成了黄河以东的长城,捍卫着宁夏东路、中路及北路部分地区。河东长城紧挨河套平原的南段,也是毛乌素沙地的南缘。狭义的毛乌素沙地只包括盐池县东北部,而广义的毛乌素沙地则包括盐池、灵武、陶乐境内的沙地^③。在近边最远不过200里的毛乌素沙地中分布着大小不一的水体,也即本文所要整理的水头。毛乌素沙地为何存在诸多水源?通过文献记载及学界实证可知:毛乌素沙地水资源相对较好,地下水相对丰沛,地下水出露而形成湖泊,在毛乌素沙地西部,分布着数量较多的大小湖泊和众多短小的、永久性或季节性河流^④。宁夏“河东墙”修建的初衷是要绝虏之水草,将“草茂之地,筑之于内”,“沙碛之地,筑之于外。”^⑤但边墙不可能将草茂之地全部筑于内,明魏焕曾言:“自筑大边以后,零贼绝无,数百里间,荒地尽耕,孳牧遍野,粮价亦平。但内有卤湿墙七十余里,宁夏又不肯协心防守,数万大势套贼卒至,犹不能御。”^⑥“卤湿墙”说明所建墙边确有水源,文献记载“虏众临墙止宿,必就有水泉处,安营饮马。今花马池墙外有锅底湖、柳门井;兴武营外有蝦蟆湖等泉……”,说明宁夏河东墙有部分循湖沼而修建的,此外经实地考证自清水营至兴武营的一段边墙,北侧确有东西不连续分布的干湖滩,“有卤湿墙七十余里”^⑦,可见明边墙是有沿湖泊草滩延伸的特点。靠近边墙的毛乌素沙地中分布着众多水源也是事实,这些水源多数因其泉水出露而形成湖泊,同时因边墙循湖沼修筑的特点,这些在沙

表1

河东长城外水头

宁夏后卫	东长湖、大沙子、柳门儿、二沙子、野麻湖、锅底湖、红泉、獐羊泉
兴武营守御千户所	方山水、长流水、沙湖、柳条川、蝦蟆湖、鼠湖、马木山
灵州守御千户所	双湖儿、虎刺都、砖井、高山池、塔儿沟、沙泉
平虏城后千户所	大小泉、五岔河、圈子河、千家村、石嘴儿、省崑城、暖泉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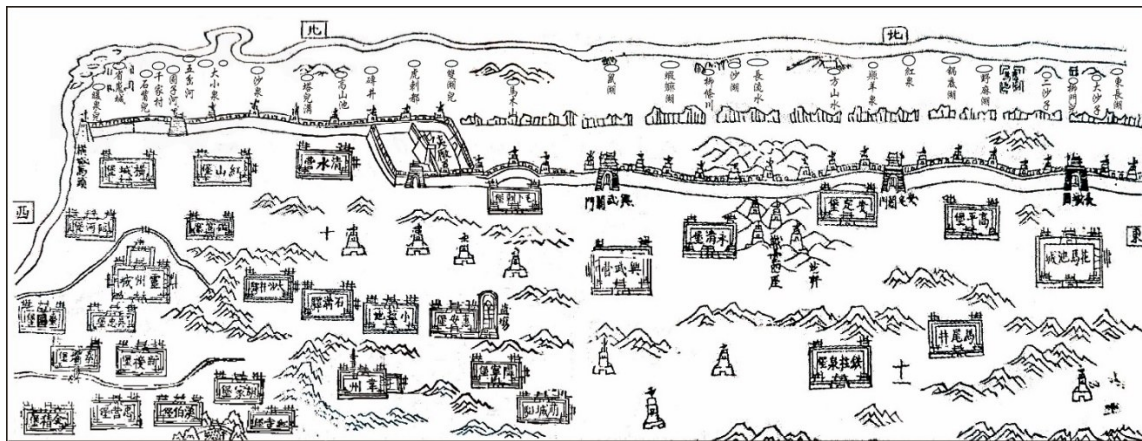


图1 据《[万历]朔方新志》宁夏镇图局部改绘

① [明]胡汝砺编,管律修,邵敏校注:《嘉靖宁夏新志》,第17页。

② 艾冲:《明代陕西四镇长城》,第60页。

③ 何彤慧、王乃昂:《毛乌素沙地历史时期环境变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④ 何彤慧、王乃昂:《毛乌素沙地历史时期环境变化研究》,第18页。

⑤ [明]胡汝砺编,管律修,邵敏校注:《嘉靖宁夏新志》,第18页。

⑥ [明]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卷248《巡边总论一》,明崇禎平露堂刻本。

⑦ 何彤慧、王乃昂:《毛乌素沙地历史时期环境变化研究》,第213页。

地丘陵地带的水头沿边墙而呈带状分布。通过整理史料可以明确,此处黄河以东边墙外水头有 28 个(见图 1),分别位于宁夏后卫、兴武营守御千户所、灵州守御千户所和平虏城后千户所边外,整理如表 1。

河西长城包括旧北长城、北长城以及西长城。旧北长城又称红果子长城,长三十余里。北长城又称边防北关门墙、大武口长城,全长 19223.7 米。西长城主要沿贺兰山脉东麓分布,连接诸山口,穿越今青铜峡市、中宁县和中卫市境内。黄河以西长城南北走向,北从石嘴山镇远关,南抵中卫与甘肃靖远县的交界线,捍卫着宁夏镇北路大部分地区及西路。在宁夏西北,屏立着南北走向的天然“藩篱”贺兰山,北与黄河相接,贺兰山脉绵延 200 多公里,是明朝与蒙古诸部的天然分界线,“宁夏与山后诸夷为邻,贺兰山其界也。”^①而黄河以西的各边墙外的众多水头就分布在贺兰山东麓沿线。嘉靖《宁夏新志》中记载

表 2	河西长城外水头
平虏城后千户所	长流水泉、三山井、歇凉亭、王谷宝泉、臭水井
宁夏中卫	马跑泉、倒树泉、红柳沟、北双泉、九筒井、大五眼泉、桃园儿、狼跑井、小五眼泉、蒲湖儿、红盐池、马鞍山、观音洞、滚泉、小五眼井、长流水、甜水湖、白盐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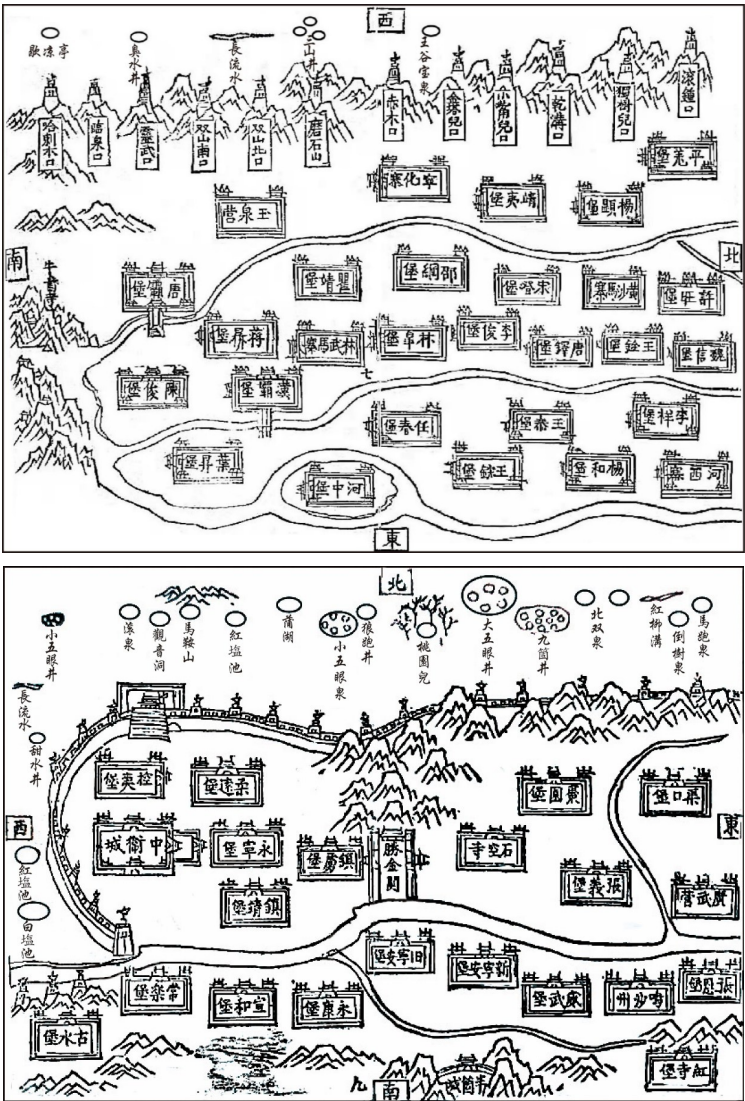


图 2 据《[万历]朔方新志》宁夏镇图局部改绘

① 《明世宗实录》，卷 203，嘉靖十六年八月庚申条。

- 87 -

贺兰山“峰峦苍翠”，常年泉水不绝，沿山东坡一线分布有众多水泉。梳理史料，河西边墙地带从北向南约有23个水头（见图2），分别位于平虏城后千户所、宁夏中卫边外，整理如表2。

通过文献梳理，有明显标注的、有明确地理位置的为上述50余水头，但应不限于此数量。宁夏虽处于干旱半干旱的西北地区，但黄河流经宁夏平原积淀了肥沃的土壤。地处农牧交错带的贺兰山森林保存状态较好，山中水泉不断，山上林木葱茂，山中林木是明代军民使用木材的主要来源。宁夏东部虽与毛乌素沙地紧邻，但毛乌素沙地地处河套腹地，降水相对较多，地下水位较浅，沙地中存在着一些湖泊^①。毛乌素沙地的沙漠化由于人为与自然的原因在明朝加剧，很多水源因此干涸而无从考证。上述文献中标注并记录下来的水头是当时存在的，并在明蒙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宁夏诸卫的重要水头

（一）长流水泉—宁夏前卫

宁夏前卫所辖防区与贺兰山相邻，而贺兰山后则是蒙古部落主要驻牧之地，贺兰山关口较多，宁夏前卫防守任务较重。贺兰山中的长流水泉位于平虏城后千户所镇北堡的西北向，至赤水口四十里^②，在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南、贺兰山之西。赤水口是宁夏前卫的重要关隘，易攻难守，《大清一统志》中记载：“赤水口在宁朔县西南贺兰山，山径五十余处，而赤水口尤为冲要，可容千马。明嘉靖中期，巡抚杨守礼扼险筑关墙守之”^③，位于今宁夏永宁县西北贺兰山中段三关口。边外路途遥远，平沙漫漫，蒙古南下必定是沿着水草丰富的线路行进，形成边外寇路。其中蒙古自赤水口进犯镇北、平羌、宁化、玉泉等寨堡就是其中一条重要的边外寇路^④。长流水泉、歇凉亭、王谷宝泉三水头相邻（见图3），属于玉泉营边外寇



图3《边政考·宁夏图》(局部)

① 王天顺：《河套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0-56页。

② [明]张雨：《边政考》，《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七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1页。

③ [清]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大清一统志》卷26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81页。

④ [明]张雨：《边政考》，《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七辑），第43页。

路^①,是南路防守的重要水源地。《万历武功录》载嘉靖七年(1528)吉囊率兵踏冰出套,潜伏贺兰山后,“侵我镇远关,我王将军效斩首虏凡一百四十级。……按舆图,河套在东,贺兰山在西,天隔以黄河,不可渡。十数年来,虏乃用牛羊皮为浑脱,虽夏秋亦可浮水渡矣。以故套虏得入山后,而长流水、青山墩。”^②套虏冬天踏冰,夏天用牛羊皮为浑脱渡过黄河后入贺兰山,入山来就是长流水泉,可驻牧。宁夏总兵王越在《平贺兰山后捷报疏》中记载弘治十年(1497),王越、李俊与张祯叔商议虏寇在贺兰山后恐已成患,于是兵分三路,“自本月二十八日,于宁夏城发兵,乘夜行至山下约十余里各就下营。”但是,由于贺兰山山路狭窄难行“其路单马鱼贯而进,且高处如登天。深处如探渊,陡崖乱石寸步难行。”部队行走困难,“约五口时分始出山口”,出山口后,“地方宽漫,兵分奇正,疾驱长捣,遍历有水草虏可居止之处,朱谨抵长流水、乱井、王谷堡泉、臭水井、歇凉亭等处。”^③长流水、王谷堡泉、臭水井、歇凉亭等水头处地方平坦,水草丰茂,形成了北虏南下的有利地形,可驻牧可进攻,也是明隆庆和议后农牧民族来往通商贸易的重要处所。

五岔河、千家村、圈子河、省崑城、石嘴儿、暖泉儿等水头形成平虏城后千户所边外寇路,“套虏自省崑城透富平故城渡河,入犯平虏、镇河、周澄等城堡。”(见图4)这几个水头位于黄河东畔,水源充沛,水草丰美,套虏走此路可进退自如,因而明军在此也加大了军事防御力量。《边政考》载:“五岔河至镇远关一百八十里”^④。《皇明经世文编》记载“中路八营,左右二路各七营。余二营操舟运饷,按伏宁夏五岔河,以防渡口。以济匮乏。”^⑤“……尔在东有老牛湾焦家坪一带,在西有五岔河一带,此二处水不逾尺,虏可径渡,必于此及二处适中之地,戍以重兵。”^⑥《边政考》记载“省崑城,至新边五十里。”^⑦省崑城水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位于黄河东岸、平虏城东北,在嘉靖十四年(1561),明军对套虏取得了“省崑之捷”,“套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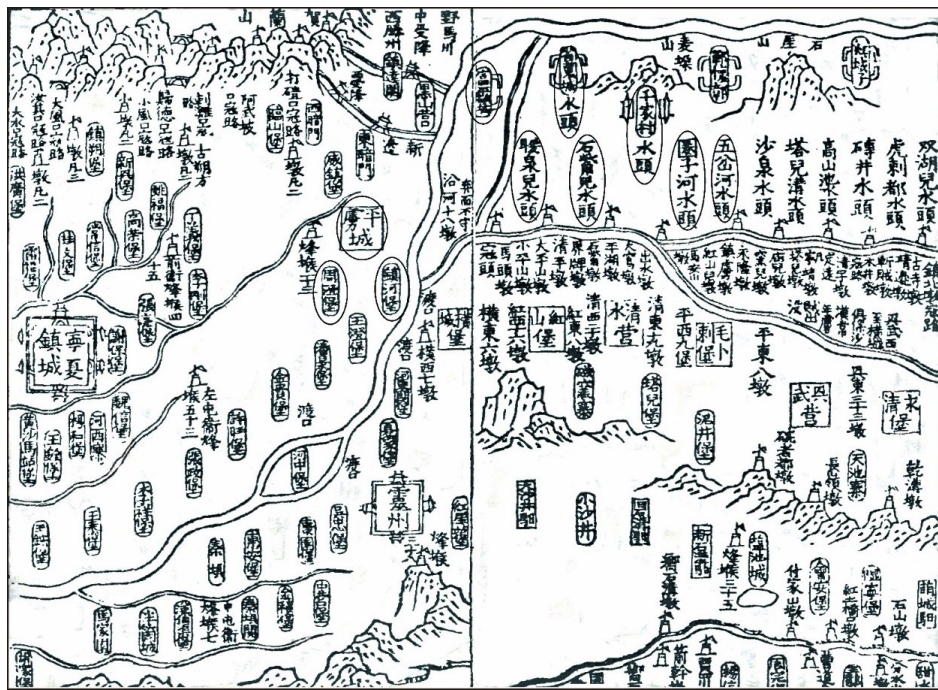


图4《边政考·宁夏图》(局部)

- ① [明]张雨:《边政考》,《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七辑),第44页。
- ② [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明代蒙古汉籍史料》(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8页。
- ③ [明]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卷73,明崇祯平露堂刻本,第1330页。
- ④ [明]张雨:《边政考》,《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七辑),第41页。
- ⑤ [明]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卷73,明崇祯平露堂刻本,第5119页。
- ⑥ [明]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卷73,明崇祯平露堂刻本,第5148页。
- ⑦ [明]张雨:《边政考》,《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七辑),第41页。

将举入犯,总兵官赵应提兵至省崑口抗抵对战,斩首四十三颗,人以为奇。”^①

(二)滚泉水头—宁夏中卫

位于宁夏西路中卫的滚泉水头距中卫城“一百二十里”^②(见图5),通过明代史料图与现在行政区划图相对照可见,该水头位于明灵州守御千户所西南面,宁夏中卫东北一百二十里,在“今宁夏吴忠市南部山区牛首寺东侧,今名上滚泉、下滚泉,均为放牧场所。”^③滚泉地自古就是优良的耕牧之地,水源充沛,水草丰美,青山绿水。据宁夏各方志记载,滚泉位于金积山东,水自地下水涌出,且水量大、充沛,庆靖王朱橚所编撰《宁夏志》中载:“滚泉,在金积山东,水自地涌出,高一二尺,如沸汤。”^④几乎相同的记载还见于:“滚泉,金积山东,水自地涌出,高一二尺,其沸如汤。”^⑤同时,文献中描绘滚泉水“清洁可饮”“清洁可爱”,《嘉靖陕西通志》载“滚泉,在金积山东麓,水自地涌出,高一二尺,如沸汤之状,清洁可饮。”^⑥“金积山,镇南二百里,山多赭土,日照则色如金,东麓有滚泉,清洁可爱。”^⑦因此滚泉这样的水量及水质必然是此地军民重要的水源地,适于牧田。滚泉在金积山东,金积山位于灵州千户所西南一百余里,文献多记载金积山山石呈赭色,太阳一照,如金山一般,因山石坚硬多用于文石。《弘治宁夏新志》载“在州(灵州守御千户所)西南一百余里,产文石,上有牛首寺。”^⑧“金积山,在灵州西南一百余里,产文石,山土色如金,山北崖石坂下水滴如雨。”^⑨“金积山,在所南二百里,山多赭土,日照其色如金,山北崖石板下,有水乱滴如雨,天旱祷雨辄应。”^⑩其中“水乱滴如雨”也即宁夏方志所载“滴水”,“滴水,滚泉东北,崖上一石板突出下瞰,水自石板乱滴如雨,祷雨多应。”^⑪可见文中“滴水”应是山泉源源不断流出,也是当地军民用水的来源之一。金积山上有牛首寺,而牛首寺“在城(灵武市)西三十里牛首山。”^⑫牛首山“在中卫界,山形突兀。”文献记载牛首山上幽雅宁静,环境优美,霞飞云掩,山上“有古刹,时现祥霞”,称之为“牛首飞霞”^⑬,可



图5《边政考·宁夏图》(局部)

① [明]杨应聘等修,胡玉冰校注:《万历宁夏新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61页。

② [明]张雨:《边政考》,《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七辑),第42页。

③ [明]朱旃撰修,吴忠礼笺证:《宁夏志笺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7页。

④ [明]朱旃撰修,吴忠礼笺证:《宁夏志笺证》,第48页。

⑤ [明]胡汝砺等撰,胡玉冰等校注:《弘治宁夏新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15年,第64页。

⑥ [明]赵廷瑞纂:《嘉靖陕西通志》卷4,明嘉靖二十一年刊本,第152页。

⑦ [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21,稿本,第3107页。

⑧ [明]胡汝砺等撰,胡玉冰等校注:《弘治宁夏新志》,第63页。

⑨ [清]陈履中纂:《乾隆河套志》,清乾隆寓园刻本,第151页。

⑩ [明]赵廷瑞纂:《嘉靖陕西通志》卷4,明嘉靖二十一年刊本,第152页。

⑪ [明]胡汝砺等撰,胡玉冰等校注:《弘治宁夏新志》,第64页。

⑫ [民国]王之臣纂,马福祥等修,胡玉冰校注:《民国朔方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33页。

⑬ [清]杨浣雨:《乾隆宁夏府志》,清嘉庆刊本,第137页。

见该山为吉祥之地,文献记载牛首山为佛教圣地,《乾隆中卫县志》云:“牛首山,在广武大河之东,峰峦耸峙,岩壑苍秀,东面灵州,西枕大河,上有梵宫,相传以为小西天。”^①滚泉水头之名保存至今,现今滚泉所在地仍土地肥沃,为吴忠市红寺堡区放牧之地。

(三)锅底湖水头—宁夏后卫

宁夏境内有诸多盐池,所产之盐,量多质优,因而明朝在此大兴盐政,丰实边储。锅底湖就是宁夏一大盐湖,距今盐池县三十里,是距河东边墙最近的水头。“锅底湖”在明代一些文献中记载为“锅底池”,《嘉靖宁夏新志》中载:“河东边墙外有三池,曰花马池、红柳池、锅底池,俱以境外弃之。”^②《读史方輿纪要》卷62《陕西十一》载宁夏后卫:“花马池,在卫城西……池周回四十里,与马槽、李罗、滥泥、锅底等池相近。”^③但是从众多史料和研究成果中可知,明代文献中的“锅底池”并不只指花马池边墙外“锅底湖”水头,定边营边墙外二十里亦有一“锅底池”。《明史·地理三》在论述榆林卫时记载:“卫东有长盐池、红盐池,西有西红盐池、锅底池。”^④(见图6)时任陕西三边总制的王琼所作的《北虏事迹》中曰:“定边营墙外二十里地名锅底湖者,一名旧花马池,所产盐视内大池盐尤美。”^⑤“锅底池,周二十余里,产盐。”^⑥史料中可见,锅底湖也称为旧花马池,且是一大盐湖。由于两个“锅底池”相距很近,故在一些研究中将两个“锅底池”认定为一个锅底池。《花马、北大二池考》中考证花马池即为今位于陕西省定边县盐场堡之花马大池,宁夏后卫边墙外“锅底池”为今盐池县边墙外北大池^⑦,位于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二道川乡驻地西北10公里处,距宁夏盐池县四十里。但定边营边墙外的“锅底池”是否是同一个“锅底湖”呢?首先,上述史料中明确叙述定边营边墙外“锅底池”距边二十里,宁夏后卫“锅底湖”距卫所三十里,两者不可能处于同一个位置。其次《陕西四镇图说》中的“锅底池寇路”位于榆林镇石涝池堡与三山堡之间。而宁夏后卫“锅底湖”水头位于花马池北。通过图文对照考证,笔者认为应有两个“锅底湖”。在今定边边墙外有定边最大的盐湖“苟池”,且位置与明代文献中定边营边外“锅底池”位置相近,同是盐湖,所以明定边营边墙外“锅底池”应为今“苟池”。在文献记载中还有一距宁夏盐池五百多里的“锅底池”,位于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大清一统志》中记载:“锅底池,右翼后旗西90里,周20余里,兔河,赤沙河二水注入,即汉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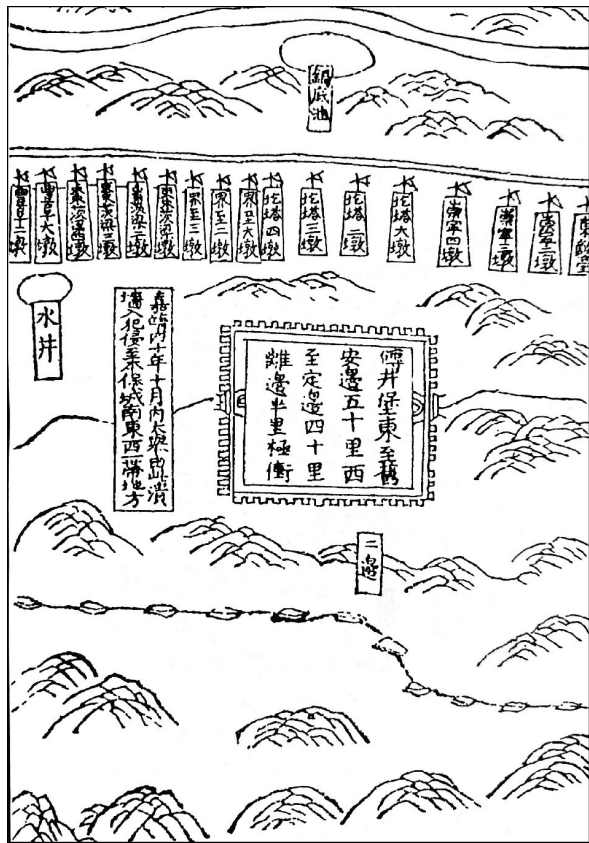


图6 《九边图说》延绥镇图(局部)

① [清]黄恩锡纂修,韩超校注:《乾隆中卫县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4页。

② [明]胡汝砺编,管律重修,邵敏校注:《嘉靖宁夏新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50页。

③ [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21,稿本,第3120页。

④ [清]万斯同:《明史》卷42《地理三》,清钞本,第527页。

⑤ [明]王琼:《北虏事迹》,《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5页。

⑥ [民国]赵尔巽:《清史稿》,民国十七年清史馆铅印本,第1563页。

⑦ 马洪远:《花马、北大二池考》,《盐业史研究》2010年第3期。

朔方盐洋泽,唐时名盐池者,今土人名喀喇莽乃淖儿。”^①此锅底池与花马池边外锅底池遥距几百里,并非同一个盐池,重名原因为“内蒙古湖泊名称多为蒙语,重名较多。”^②

(四)沙湖水头—兴武营守御千户所

方山、长流水、沙湖、柳条川、蝦蟆湖、鼠湖儿等水头形成了兴武营守御千户所边外寇路,“套虏自红城子、郅怀郭透镇北、木井等墩掏墙入犯毛卜刺、清水等营堡,南犯固原、环、庆,西犯灵、夏,兴武兵伏截。大举,花马池兵,环、庆、固原兵,灵州、宁夏兵,各策应。”^③明军在防御套虏的侵扰中还采取了出边烧荒和捣巢等主动出击的军事措施,而近边水源地是烧荒和捣巢的主要地方。《边政考》载:“方山一百五十里,长流水九十里,沙湖八十里,柳条川四十里,蝦蟆湖四十里,鼠湖儿三十里。”^④(见图7)这几个水源地在边外由远及近,是套虏进犯的良好路线。嘉靖八年(1529)十月初九日,三边总督王琼命延绥、固原兵马与宁夏镇官军一同出境烧荒,大振军威。梁震等官兵从兴武营出境,“到于地名沙湖,离边八十余里,遇牧马贼一百余骑,纵兵击之,贼大败北奔,斩首一级,收获马牛一百七十一只。”套虏“移营往黄河南岸”^⑤,等黄河水冰封时出套。嘉靖十三年(1534),套虏据沙湖驻牧,震惊灵夏。“总兵官王劬、副总兵苗銮、游击将军蒋仔礼,会兵击之,斩首一百余级,遂息其患。”取得了沙湖之捷^⑥。这些水源地是套虏南下的路线,也是明官兵入套烧荒的路线和区域。



图7 《[万历]朔方新志》宁夏镇图局部

三、水头在明代河套民族关系中的作用

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活动的基础,明朝在其北部防线上所建的九边军镇处于农牧分界线上,是农耕向游牧的过渡地带,明边墙以北基本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带,水源在此就更为重要,势必成为农牧民族争夺的焦点。

其一,农牧民族水草资源争夺的焦点之地。宁夏镇地处西北四镇的核心位置,是蒙古南下的首冲之地。宁夏边墙外诸多水源地,是蒙古南下必经之地和安营住牧之处,明军为了阻断边外寇路,抢占水源,“虏逐水草,耽视哨探出边,必抵水头,循环稽验。”^⑦在明代西北史料中记载了许多在水源地发生的战事,《嘉靖宁夏新志》卷二《俘捷》中就记载了正德七年(1512)长流水之捷“虏大举寇固靖。游击将军史镛与

①《大清一统志》卷480,四库全书本,第14552页。

② 马洪远:《花马、北大二池考》,《盐业史研究》2010年第3期。

③ [明]张雨:《边政考》,《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七辑),第43页。

④ [明]张雨:《边政考》,《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七辑),第40页。

⑤ [明]王琼:《北虏事迹》,《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0页。

⑥ [明]胡汝砺编,管律重修,邵敏校注:《嘉靖宁夏新志》,第134页。

⑦ [明]杨应聘等修,胡玉冰校注:《万历宁夏新志》,第143页。

战于长流水,斩二十八级,虏溃北。”^①嘉靖十三年(1534)七月,套虏欲进入花马池,驻牧在宁夏东路边墙外的沙湖水头,“总兵官王劼、延绥副总兵苗銮、游击将军蒋仔礼,会兵击之,斩首一百余级,遂息其患。”^②取得了沙湖之捷。《明武宗实录》载:“镇西将军总兵官曹雄奏,正德四年(1509)十一月初五日,总制尚书才调臣与副总兵杨英御虏于花马池,自大川墩东空出境露宿边外,明日侦知达贼五帐在柳条川,勒兵联络追之斩首六级,获骆驼牛马二十六夷器倍之。再战于獬羊泉,贼骑渐多,督官军力战斩首四级,射死八人,沙窝贼伏突出射我军,宽中流矢,而颠雄与英以隔远,弗及应援,忽闻主将之变,乃合军以退战于鼠湖,追至丰城斩获倍前数收尸。”^③文中所载可见,柳条川、獬羊泉、鼠湖等水头是位于宁夏后卫边外水头,是虏兵驻牧之地,明军针对各水头虏兵,先侦察后突袭,必能取胜。可见,众多边外水头是明蒙的主要战场。水头作为主要战场,加强对水头的控制一定程度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在明北方边墙外的荒漠中,水头自然成为蒙古近边安营议事的大本营。虏马南下,“由川而进,借水头以安营。”^④套虏每年“临秋,俱在各水头会事。”^⑤《边政考》详细总结了蒙古军队驻扎、南侵路线,“宁夏后卫(即花马池)边外寇路,东长湖、大沙子、柳门儿、二沙子、野麻湖、锅底湖。一路套虏拆墙自花马池入犯铁柱泉、小盐池,正南向萌城犯环、庆,西南向韦州犯固、靖,花马池,宁夏兵伏截。”^⑥蒙古大举进攻时“有水草之处结营而入”^⑦,因此有效控扼水源是明边军的重要任务,陕西巡抚刘天和奏疏曰:“边墙以遏虏人,据阨险要以邀虏归,占据水头以困虏马。”^⑧占据水头就是要断虏马赖以生存的水源。宁夏巡抚杨守礼奏曰:“务使水头不为虏所占据,实惟扼吭先制之计。”^⑨刘天和阐述“中国长技轻车疆弩”,“据险设备之要,修边墙据水头是已。”正是发挥“中国长技”以“使其拥众不能猝入,而后可以保全无虞。”^⑩可见修边墙控制水源是明军的主要且有效的防御措施。宁夏巡抚王珣认为“墙内墙外俱平漫广衍……无险可据。”建议增筑边墙,并且“傍墙于空洞,要害有水头去处,增添小堡,高厚丈尺,略与边墙相等。”^⑪且要求“凡微小水头,每一泉即筑一墩。”可见对水源的重视和控制程度。增设墙、堡就是要使“虏数百里无饮马之水,势自难于深入矣。”^⑫

此外,边军还采取填埋水源、置毒等方式破坏水源,使虏马无水可依。“或可以占据水头,或可以建立营盘,或可以设置毒物……”^⑬同时,对边外水源的侦察更是日常的军事任务。明军会派夜不收等侦察部队对水源附近进行侦探,获取蒙古军事行动的相关信息,据此采取必要的应对之举。《关中奏议》记载:“分守东路右参将都指挥佥事刘谨手本差夜不收哨,探得离边一百五十里地名大沙子见敌众二簇,约有四十余骑往东行走”^⑭,夜不收在宁夏后卫大沙子水头处探到敌人踪。“东路地方哨报,河套以内或百或十在于地名二沙子等处往来行走,虽见烟火,但未审大营住套。”^⑮文中所述在河套内,陆续有百余或者几

① [明]胡汝砺编,管律重修,邵敏校注:《嘉靖宁夏新志》,第134页。

② [明]胡汝砺编,管律重修,邵敏校注:《嘉靖宁夏新志》,第134页。

③ 《明武宗实录》卷197,正德四年十二月丁酉条。

④ [明]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明崇禎平露堂刻本,第6542页。

⑤ [明]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明崇禎平露堂刻本,第8352页。

⑥ [明]张雨:《边政考》,《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七辑),第43页。

⑦ [明]王琼:《北虏事迹》,《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第137页。

⑧ [明]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卷162,明崇禎平露堂刻本,第3300页。

⑨ [明]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明崇禎平露堂刻本,第5903页。

⑩ [明]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明崇禎平露堂刻本,第3297页。

⑪ [明]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明崇禎平露堂刻本,第2358页。

⑫ [明]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明崇禎平露堂刻本,第3306页。

⑬ [明]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明崇禎平露堂刻本,第5942页。

⑭ [明]杨一清:《关中奏议》卷12,四库全书本,第703页。

⑮ [明]杨一清:《关中奏议》卷12,四库全书本,第665页。

十余虏在地名二沙子地过往,有过短暂的停留,但并未住营。综上,在缺水的西北边地,明蒙双方对于水资源的控制与扼守,即争夺“制水权”可谓是战争的主要任务,谁拥有了制水权谁就有了主动权。因此,边外水头成为了军镇与长城的延伸,是军事斗争的前沿。

其二,农牧业竞相开发的重要区域。有水之地必是水源丰沛、水草丰美之地,且地理环境良好,地势平坦,具备了发展牧业和农业的良好条件,因此水源地也是耕牧之地。宁夏镇边外水源地是游牧民族的补给地,也是农耕民族的屯种地。古代屯田在明代达到了顶峰,其北部边防线上实施了大规模的边屯,有力支援了边疆军备,也促进了当地的农业经济发展。明初朝廷有效控制河套全境,河套地区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是发展农牧业的天然场所,一开始兵民“耕牧套中”,但永乐之后随着边疆的内缩,兵民耕牧之地也相应内缩。宁夏平原有着天然的发展农牧业的自然条件,宁夏镇也是明代大兴屯田御边的重点地区,主要发展军屯,“将士屯田,且耕且战”^①。由于黄河资源的天然浸润,明代宁夏镇的屯田发展迅速,自洪武九年(1376)“改置宁夏卫,迁五方之人实之。”^②开始开渠、兴修水利并大规模屯田,《明史载》:“……修筑汉、唐旧渠,引河水溉田,开屯数万顷,兵食饶足”^③。到永乐年间,宁夏镇屯田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三年正月,以宁夏积谷尤多”^④,由于丰裕的粮食供应,宁夏镇已然构成了一道坚固的边防线。宁夏镇屯田范围广阔,水是农业的命脉,因而凡是有水之地必开垦,屯田点可谓因水而设。

明初,宁夏镇开垦的屯田多在土地肥沃、灌溉便利的平原地区,但随着明廷政治的衰败、屯田制度的破坏加上粗放的耕作方式,屯田逐渐向边外发展,边外的这些水源地也自然成为近边军民进行屯种的地方。面对外虏的侵扰,边地军民只能沿边耕作,此时边外水头对于这一时期的兵民屯田格外重要,在适于开垦的水源地,兵民就会进行屯田,补给边民生活。在近边水源地屯田,一旦战争发生,老百姓便弃田逃跑返回边内。此外在水源地屯田,也实现了对水源地的控制。省崑山水头所在之地为省崑山,有省崑城,省崑在元代文献中称之为“信崑屯”,“屯”即屯田也,也就是说元代即在此水源地发展屯田^⑤。省崑城在明代地图中可见位于黄河东岸,张雨《边政考》中记载省崑城水头“至新边五十里”^⑥。从中我们可以得出由于靠近黄河,省崑城水源丰富,且军事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因而明代兵民在此地继续大兴屯田实边,巩固宁夏镇中路的防御。水量充沛的滚泉,自古就是耕牧之地,到现在还发挥着灌溉作用。

由于当时粗放式的耕作方式,造成地力用尽,土地荒芜,这些水源地随着环境的不断恶化,泉水干涸,土地沙化,因而在今天绝大部分水头已无从考证具体遗迹。侯仁之先生在此地考察后认为,“除去少数局部的天然流动沙丘以外,其余地方原应是广大的草原。自明代中叶以后,由于沿边城堡军屯的推行、不合理的耕作,以及过度的樵采和放牧,使原来的草原,遭受了极大的破坏”^⑦,因而很多近边水头慢慢干涸,湮没在漫沙中,无从考证,为研究增加了很多困难。

其三,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先行之地。隆庆五年(1571)以后,明蒙关系缓和,北部地区实现和平,明政府在九边开市,各民族之间进行贸易交换。游牧民族逐水草驻牧,所以会选择近边水源地安营扎寨,定期与边内民族进行贸易,水源地是各民族互市贸易之地。明政府在宁夏镇开设了清水营、平虏卫和中卫三处互市市场,《万历朔方新志》记载:“宁夏镇每岁秋开贡道三处:东路清水营夷厂,抚河套黄台吉;西路中卫,抚松山宾兔;平虏营,抚丑气把都儿。嗣是酋首率部,依期赴市计开市。”^⑧清水营的

①《明太祖明实录》卷12,癸卯年二月壬申朔。

②胡汝砺,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2页。

③张廷玉:《明史》卷134《宁正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905页。

④王圻:《续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821页。

⑤杨浣、付强强:《省崑城与省崑山》,《宁夏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⑥[明]张雨:《边政考》,《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七辑),第40页。

⑦侯仁之:《侯仁之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4页。

⑧[明]杨应聘等修,胡玉冰校注:《万历宁夏新志》,第164页。

互市对象以河套各部为主,而中卫主要以贺兰山后蒙古各部为主。蒙古在靠近市场的边外水源地扎营,定期互市:“贺兰山后长流水蒲草泉等处,是营名。离边二三百里不等。住牧酋首炒兔黄台吉,系河东酋首著力兔二男,部落约五百有余。在清水营互市。宾兔故,部落约一千有余,生五子,在中卫互市。”^①明蒙军民交易的物品不仅包括军事需要的战马,到后期更多的是军民生产生活所需物资,从蒙古地区输入内地的以马匹为主,还有牛、骡等牲畜,宁夏互市中从内地输往蒙古地区的物品种类丰富,除了游牧民族最需要的粮食,还有皮张、糖果、皮金^②、细缎、布匹等其他的民生用品^③。北路的石嘴子也是蒙汉交易的重要市场。石嘴子所在的石嘴子山,东南临黄河,西北倚贺兰山,以其“山石突出如嘴”而得名,明清以来史志记其地理方位皆为“(宁夏卫)城东北二百里”^④,其地位于今石嘴山市惠农区东北黄河大桥以北1.5公里处的黄河西岸,长约1公里。宁夏至包头的大道穿过石嘴子,也是位于西部蒙古阿拉善地区通往东部地区的出口。该地地处黄河与陆地交通要口,北、西、东均与蒙古交界,北为蒙古沙漠地带,南为宁夏平原之沃野,它是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及河套等黄河上游地区物资输出的要冲。在清代,石嘴子是宁夏互市的主要地方,“国朝以石嘴口为界,去县城北一百一十五里,有市口与东西两番部交易,月三次。”^⑤“宁夏三市口惟石嘴通蒙古最多,哈而哈、土而古忒、乌拉忒等部皆赴口通市。”^⑥随着长城沿线的民族和平,互市贸易自然繁荣,促进了农牧民族经济与文化交流,形成了民族间的经济共生关系,促进了民族的和谐安定。

结 语

水头是人们生活生产的自然基础,是西北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争夺的焦点。作为战略资源,水头是蒙古南下的大本营,也是明军防守的根据地,更是双方剑拔弩张的战场。水头作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生计之地,为农牧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成为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汇融合之地。分布在西北长城周边的水头不是孤立存在的自然资源,而是农牧民族交流融合的媒介,是长城的延伸带,共同构建了“边镇、长城、水头、民族”为要素的明代西北边防体系和民族融合体系。

水头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基础,明代农耕民族、游牧民族与水头的互动行为实质上反映了自然环境与人类行为的人地关系问题。明代宁夏地处农耕与游牧的过渡地带,丰富的水头分布说明了此地具有丰富的地下水与充沛的林木涵养,自然环境优渥,属于宜农宜牧之地。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此的频繁活动,过度开发,加速了自然环境的恶化,因而水头也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而干涸、消失,后世较少地看到关于此地水源的记载。水头的时代变迁是自然气候和人类开发适度与否的晴雨表,对我国西北地区区域社会发展进程产生影响。水头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人文属性,因此有关水头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责任编辑:徐定懿)

① [明]茅元仪:《武备志》,陈象明:《兵略》,第8800页。

② 皮金指明代服饰中,用金箔贴在薄羊皮上,用于缝在衣裙上的装饰物,也叫羊皮金。

③ 杨新才、吴忠礼主编:《明实录宁夏资料辑录》(下),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21页。

④ [明]胡汝砺纂修,胡玉冰等校注:《弘治宁夏新志》,第3页。

⑤ [清]杨浣雨纂,陈明猷点校:《乾隆宁夏府志》卷2,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7页。

⑥ [清]杨浣雨纂,陈明猷点校:《乾隆宁夏府志》卷2,第69页。